

*美文阅读

贵大的树

● 马忠

第一次走进贵州大学，给我留下了两个深刻印象：校园之广，树木之多。无论漫步小径，还是伫立楼下，满目皆是葱郁的树木。绿荫如盖，遮天蔽日，虽略显纷杂，却也别有一番风味。

我所说的是贵州大学的北校区。北校区地处贵阳市花溪区，紧邻花溪大道南段。校区内环境幽静，融合自然景观与人文建筑，形成了其独有的学习与生活空间。阳春三月，我们参加侗族作家莫子北新作《黔东南漫记》研讨会，会议便在贵州大学双馨宾馆举行。出宾馆大门，一条路直通花溪大道。

那天早起，我走在路上，举目之处，槐树挺拔，松树苍翠，迎春、樱花、鸢尾、海棠、紫藤等鲜花争奇斗艳。漫步其间，春，似乎对远道而来的我们说了很多话，又似乎在我们身旁未说只言片语，只将这一切悄然藏匿于校园的春景中。绕过巴士站，道路两侧都是法国梧桐，枝干还带着冬日的苍劲，却已在枝桠间暗藏了新芽。这些挺拔的哨兵站成纵队，树皮上的纹路是时间写下的诗行，记载着建校以来的风雨晨昏。它们懂得沉默的重量，就像图书馆里伏案的学子，将千言万语都酿成向上生长的力量。

转角处忽然撞见一树玉兰，像是月光凝结的云朵。那些纯白的花瓣捧着晨光，在春风里舒展着江南水墨画般的雅致。此刻花瓣落在肩头，恍若收到了跨越四季的回信。

一夜之间，前往文学院的台阶被“粉色的雪”覆盖。苦李树正在举行春天的庆典，千万朵小花缀满枝头，恍若时光别在这科学殿堂的千瓣勋章。文学院的老钟在花影里敲响，惊起几只灰雀。台阶缝隙里钻出几簇诸葛菜，紫白相间的碎花像是

被春风揉碎的星辰。这些野花让我想起昨晚在东校区三食堂的阿姨，她用遵义口音告诉我，她在这里工作了二十多年，围裙口袋里总装着薄荷糖，说看见花开就想起老家的田埂。

继续往前走，还有许多地方。垂丝海棠还在明正楼前梳妆，樱花在大道旁已绽放，紫藤在长廊编织绿色的网，再过些日子，这里会流淌着紫色的瀑布。鸢尾花总是最早懂得春的密语，在阅湖边举着蓝紫色的火炬，倒映在水里的花影，惊醒了沉睡的锦鲤。

崇文楼前的石凳上，松树的影子在地上交织。银杏叶还未舒展，却已有松鼠在枝头排练新的舞蹈。微风掠过紫叶李的枝桠，送来细碎的花香。这些树木是校园最忠实的守望者，它们记得每个晨读的身影，每盏深夜未熄的灯火，每颗年轻的心在树下许下的愿。当春天的最后一片花瓣落在刻有“明德至善，博学笃行”的校训石上，我听见年轮在说：所有的相遇，都是为了长成更繁茂的风景。

研讨会上，遇见杜国景、颜同林、朱永富等诸位学界宿儒，更喜逢李攀、聂妮妮、沈瑞瑞等青年才俊。黔中校园的晨曦里，这些思想的行者正以独特的姿态扎根、绽放——长者的智慧如松柏挺秀，后学的锋芒似新竹破岩，共同构成贵大校园里生生不息的学术年轮。

离开时回望，木荷蕾在路灯下轻轻摇晃，像是在和晚归的学子打招呼。贵大的树，是时光的书笺，是季节的信笺，是藏在年轮里的青春史诗。它们站在那里，不说一句话，却让每个走过的人，都成了故事里的枝桠。

春风，铺开的金黄

● 杨建华

时光向远，春风争先。

在川东北一带，春风虽按时令抵达，但春色的铺展，比起有的地方，稍晚一点。当桃花低下头来时，才能仰望浩大而壮阔的油菜花，这朴素的期盼，更因这句古诗“油菜花开满地金，鸪鸟声里又春深”的描绘。油菜花的绚丽，与鸪鸟的啼鸣，静动结盟，诗画成景。油菜花的蔚然壮观，山野小溪的顽劣奔赴，让宁静的村庄、田野变得生动起来，游玩之心早已飞奔而去。

那天，与朋相约驱车出城入乡，一路肆意谈笑，一路左顾右盼，来到通河之畔的一片油菜花田，只见山岭之间，层层叠叠的金黄画卷，错落有致的如画美景，赏心悦目的乡村风韵，怎不让人情思万千？

站在既能伫立而视，也能俯瞰山谷沟底，眺望绵延山峦和田野的一块石头上，正在凝思时，从不远处的小屋下走出一群游人，随即，犬吠声响起，散落在田野的油菜花间。此时，一张张亲近田野、亲吻花香的照片盛开在阳光下，有的蹲在路边拍照，有的钻入花丛中录视频。嬉笑愉悦的闹热场景，被几个小孩子的打闹扰乱，互相追逐着。看见此情景，一位朋友吟出一句古诗来：儿童急走追黄蝶，飞入菜花无处寻。正是田野之美与春日的童趣，油菜花与田园风光的和谐之美，印证了唐代温庭钧的诗句：沃田桑景晚，平野菜花春。

这时，从不远处的一块空地上，传来高亢的声音，举目望去，有三四个人影在忙碌着。我抬腿走过一条田坎，“嗡嗡”之音，传入耳朵，美妙旋律，伴随着桨叶飞速转动的风声，一架无人机升起在我的前方，一位眼尖的朋友，发出惊叹声：“你们看，在洒啥子？”

“估计是在洒肥料！”一位朋友抢先说道。

“兄弟，油菜花不需要化肥，洒农药是真。”另一位朋友以肯定的语气，纠正并反驳道。

当大家惬意地欣赏这诗意飘洒的生动画面时，又被一个浓重的中年男子的声音打断。走近，听对话才知道，是一家种植专业合作社，趁天气晴朗，通过“机防”作业，给油菜花洒农药。

热情招呼后，那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乐呵呵说道：通过无人机作业，突破丘陵山区地形局限，喷洒药剂开展病虫害防治。这也是无人机诸多功能中的一项，再如施肥、监控等工作。不一会儿，一片片油菜花田病虫害防治作业就完成了，这就是在科技的引领下，精准赋能农业生产，取代人背喷雾机的喷洒方式，既能节省时间，也减少人工成本。同时，也解决了油菜苗长高后，喷雾机难以将药剂喷洒到位的弊端。面对金黄一片的油菜花，朋友感慨道：借助无人机进行作业，极大地提升了生产效率，也抓住了作物生长的关键时节。

漫步田野，感受春光，真还长了见识，从中年汉子的龙门阵中得知，他的合作社参与了县上“宜机化改造”项目，更好地实现“机播、机防、机收、机烘”一体化作业，在科技之力的推动下，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活力。

“油菜花开遍地黄，纷呈烂漫满庭香”。壮丽的油菜花，让春光中视觉与嗅觉的双重美感，相遇于这美好时光。让芬芳于油菜花间的古韵诗词，谦卑地在田野之间穿行，聆听无人机飞舞的旋律。

春风切换成逐梦耕耘的鼓点，不仅仅只为一簇簇花朵的繁华加油鼓劲，更是是尽情展现一丛丛花香盛开的醇香，越来越激昂、高亢，让乡村、乡境、乡情叠印成季节的精彩，此时，再次想起一句古诗：“蝴蝶飞舞春深深，春风捎来满地金。”

春风，铺开的金黄，美好也如期而至。

嘉陵江在左，涪江在右……是山脉养育了江河还是江河润泽了山脉？风霜雪雨一同赋予优美的大西南人杰地灵，它们在我的血液里奔流，入脑入心。以江河为脉，我的人生何其有幸！

懵懂岁月，我跨越新奇的河流。冥冥中，注定诗意含蓄，并不轻易让我明白。求学路上跨越过的江河，我没有第一时间记住它们的名字。青年时代求学，与岷江为邻，感受它的波涛汹涌，我的青春因此充满想象力。多年后再从成都归来，投入涪江的怀抱。

江河带动着的流年，它们都去了哪里？长江给我的答案并不确切。嘉陵江，悄然把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两条江白龙江和涪江集合在一起，共同支撑起我心中广阔的故乡。而今，不惑之年向半百之境迈进，白发渐渐生出青丝以外的风景。涪江与我的渊源竟然超乎想象的多且亲近。

莫非我是一条在岸上苦苦追寻的鱼？如是，那么在江油和绵阳之间的龙门预示了什么？或许，它是给予所有鱼的一番造化。魂牵梦萦的水系中，涪江或许最是让人感佩良多。涪江的词典里，有无尽的传奇，有齐放的新花，有南湖，有南山，有跨越

涪江情

● 何晓李

季节本身的明快，将众望所归的美好，一直延续下去。

不知何时，我已为涪江积攒下千言万语。我并不介意它的混沌，也不怨恨它的狂野，我只是弱弱地守护着内心的宁静。仔细想，涪江以它泥沙俱下的悲壮成就了从江油到绵阳的沃土，甚至，这种创造力一直延续到遂宁和重庆的合川。

涪江是一首含蓄的诗。蜿蜒曲折，状如龙腾，只有走进它的内部才能领略。沿途的子民都喜欢将它与龙联系在一起——龙脉养育龙的子孙，这么给自己定位。

自涪江的源头出发，重读藏龙山、黄龙寺、龙安镇；激活龙溪、龙池、龙峰、龙岩、龙凤、龙治、龙归……巨龙奔腾，涪江自己不说，但老百姓都看在眼里，那是多么形象的一条母亲河。

说来也巧，2012年初夏，我与朋友打算去九寨沟，走错了道，有幸拜谒雪宝顶，夜投黄龙山脚下。一不小心，我竟然追到了涪江的源头。八年后的秋天，我得以出川领略滚滚长江的风采。如此一来，我心中有了涪江670公里的漫长历程。

涪江岸，总有一双眼睛，观察走出去的孩子们。文字如星辰闪耀在涪江百转千回的故乡，合川、铜梁、

潼南、遂宁、射洪、三台、绵阳、江油、平武、松潘……倒叙的时光，给出人杰地灵的答案。

红嘴鸥远涉重洋也要投奔的土地，给人立言的奇思妙想。予众生以繁衍的机缘，涪江或许早已做到了极致。

六峡风景如画，仙海繁花如锦，其间的大片土地，是我的故乡。

涪江总在桀骜的奔腾中，激发人的创造力。文人云集的土地上，文曲星就住在梓潼七曲山，诗仙李白就住在青莲，欧阳修也是绵阳人。多么有造化的一方风水宝地啊，尽在涪江的掌握中，延伸到了千里之外。

李白、欧阳修们除了文字立身，也能仗剑天涯。涪江的水通过他们成为格外鲜活的身影。涪江在绵阳树立起一个雄伟霸气的标杆，串起的太白楼和越王楼，名动天下，均与诗有关。

文人好喝酒，江油有诗仙阁、太白醉，绵阳有丰谷。酒都准备好了，那么菜呢？绵阳米粉，江油肥肠，它们能助兴诗人“举杯邀明月”。

一次次跨过的江岸，在江油和绵阳之间，自然而然展开生命的两种境界：一种是追溯，另一种是奔赴……

*诗笺

故乡的雾

● 马明



读懂故乡的雾，至少需要三味解药：
一味地黄，一味当归，一味黄连

那孩子，穿过厚重的晨雾
赶在上学前割满一背篓青草
在母亲“回来吃饭了”的吆喝声中回家
喂饱牛儿犁地，喂饱自己读书

那青年，带着妻子与儿女
走在蜿蜒崎岖的山路上
透过二十年的晨雾看他
一半清晰，一半朦胧

现在啊，他在孩子们的嬉闹声中惊醒
打开房门，浓浓的晨雾扑面而来
他看见自己奔跑在山路上的影子
一个转身，落在时光的另一边

三月

● 赵婷彦

花的芬芳
轻轻叩响我的心房

青翠的麦苗为原野抒写
桃花粉红的笑靥
仿佛缤纷的思绪浅漾
清风弹拨柳丝的琴弦
唤醒沉睡的梦想

漫步在和煦的时光里
心，被自然的画笔染上色彩
侧耳聆听鸟儿欢歌
一如溪流浅唱

三月啊，你是岁月的诗眼
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
都绽放出别致的光芒

*寓言故事

骄傲的彩虹

● 蒲德芳

雨过天晴，林子上空升起了一道七色彩虹。

蜂飞蝶舞，虫鸣鸟唱，大家都在感叹彩虹的美丽。

在一片赞美声中，彩虹有些飘飘然。它高高在上，俯视着大地万物，突然有了君临天下的感觉，不禁得意洋洋地说：“是啊，我真是太美了，简直赛过天仙！”

正在自我陶醉之时，它突然看到一张又红又圆的笑脸。那是劳苦功高的太阳，看到风雨之后山清水秀鸟语花香的情景，不禁露出了欣慰的笑容。

彩虹认为太阳在嘲笑自己，在质疑自己的美丽，于是怒气冲冲地问：“丑八怪，你嬉皮笑脸的，是在嘲笑我？”

太阳似乎没有听见彩虹的话，依然那么乐呵呵地放射出灿烂的光芒。

近旁的花草树木虫鱼鸟兽听了，连忙劝道：“快住口，骄傲的彩虹，你再美也不能对太阳无礼啊！太阳可是我们的大恩人呢，没有太阳就没有大地上的一切，就没有我们大家，就没有你和我。千万别说那些不知天高地厚的话啦！”

“没有太阳就没有我，怎么可能！我这么美丽、高贵，他那么丑陋……”它对着太阳吼道，“快给我滚，不许你欣赏我的美丽，看你那丑陋的样子！”

太阳仿佛还是没有听到彩虹的话，依旧红光满面，笑容可掬。

白云看不下去了，飘过来，把太阳遮住了。彩虹还想说什么，却一下子消失不见了。

过了好一会儿，太阳穿过云层，重新把金色的阳光洒向大地。这时，彩虹又出现了。

骄傲的彩虹起死回生，幡然悔悟，她诚恳地弯下身子，连连向太阳鞠躬致歉。

太阳仿佛还是什么都没看见，什么也没听见，什么都没说，依旧乐呵呵，红光满面。



《春耕》 昕松 摄

故乡的老茶树

● 刘友洪

阳春三月，我和妻子回老家看望父母。妻子提议，顺便体会下摘茶的乐趣，自制明前茶，来一盘春天采摘游。

于是我们出发往老家的龙蟒坡。故乡经过这些年退耕还林，休养生息，到处都青山绿水，密林遍布。林下茶苗，如雨后春笋般生长，一簇簇，一丛丛，野性而热烈。我想，那棵老茶树，是不是点燃这山林的那点星星之火呢？

到达龙蟒坡，不远处就看见那棵老茶树了。我和妻子手脚并用，攀上山崖，沿着窄窄的石岩走过去，来到老茶树的身旁。老茶树手腕粗的树干抽出了许多新枝，在这春天的季节里生意盎然。老茶树把粗大的树根伸进岩缝，将自己牢牢地锚在山崖边，而它的身子顺势向外，将自己弯曲成弓形。尽管老茶树周围藤蔓缠绕，还有株牛奶子泡儿（一种野果子）与它争抢空间，但老茶树依然屈曲盘旋的虬枝，拨开丛林，从头顶探出一片天地。

这棵老茶树已有些年龄了。我小时候，这棵茶树就生长在那里，我放牛割草时还爬上山崖去打量过它，记得当时还在茶树下挖到一株野生的兰花。那时的茶树，已经比较粗壮了。四十多年过去了，茶树依然立在那里，不畏严寒，不畏酷暑，与山风为伍，与清雾作伴，它在山中静静地等待着有缘人的到来。

这棵老茶树在清明节前，已抽

出许多嫩芽，在悠悠山野中显得特别亮眼。我伸手摘下一片，放到鼻下细闻，一股淡淡的清香味瞬间打开了我的记忆，我的眼前又浮现出了牧童骑黄牛和兰花生幽谷的景象。

岁月的厚实，积淀了老茶树的深沉。听老人说，衡量茶叶好不好，要看茶树老不老。我和妻子采摘了些老茶树上的嫩芽，回家后在母亲的帮助下，制作了明前茶。泡

上一杯，片片茶叶悬于杯中，茶水呈淡淡的绿色。品上一口，味厚而不涩，味香且绵长。

故乡的这棵老茶树，生长在地势陡峭、怪石嶙峋的山崖上，土地贫瘠而稀薄，茶树就靠那薄薄的土层为它提供养分。而它，依然活得那么顽强，那么潇洒，那么枝繁叶茂，毫不吝啬地把自己最美好最耀眼的芳华奉献出来。

也许，这就是生命的意义。



《鸟语花香》 李昊天 摄